

文藝連叢

罪証

駱賓王

此書在

文藝連叢

第一輯

罪證

賈賓基

北平書局

文藝連叢
第一輯 2

罪證

著者

賂

賓

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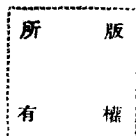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者

大
聲
書
局

上海建國東路四五七號

版次

一九四六年八月初版



文藝連叢

我們想盡我們的所能，使這套「文藝連叢」不是粗製濫造，不是炫耀新奇，不是標榜名家。真實、樸素、把自己的感情和現實融化在一起，這是我們對文藝的看法。自然，我們的力量還很渺小，距離這個方向還很遼遠，可是我們不氣餒，不妥協，不怕任何阻撓，一步一步的做去！我們希望愛好文藝的作者、讀者給我們有力的支持 and 援助！同時也期待着嚴格的批評和指正！

第一輯

雪	蒼	小人	勝利以後	株	罪	霧	獻	逆流期速寫	低眉集
林淡秋	適夷	魏金枝	許傑	吳岩	駱賓基	艾明之	滿濤	胡風	蔣天佐
短篇	短篇	短篇	短篇	短篇	中篇	長篇	戲劇	論文	論文

一九三八年一個午陽炎炎的日子。溽暑將盡了，高空飄散着輕軟的鵝毛似的流雲，玲瓏麥和熟透了的玉蜀黍放着稀淡的香氣，樺木林子却顯得瑟縮了。流雲邊際，有雀羣在高飛着。

老遠峯巒踞峙的山峽間，有黑黑的圓形的小東西沿順山腳露頭了，逐漸很快的拖出一條長長的身尾，並且放着尖的叫嘯，迅速地駛入四圍山峯圈圍的平原來。沿着京津線鐵軌，在南戎驛停止急行的速率，車頭於是喘吁起來，大量的濃氣一朵一朵地噴吐着，終於停止不動了。

神色匆匆的旅客們，從每一節車廂的甬道上，流出來。車尾，最後跳下來的是吳玉芳小姐。身穿整潔的反領襯衫，人造絲的質料閃着光潤，下身是高等黑色洋紗裙。

輕輕放下大連皮箱和滾圓的一線網元山蘋果、天紅密橘——之後，又抹轉身子，向兩肩峯峭的青年，伸出兩手。這人的頸頸麻杆兒似的瘦，眼睛閃着空虛的光。這時並沒有韻悟玉芳小姐的舉動，就高擎兩臂，猛撲到後者的肩上。她的身子劇烈地幌了幌，可並沒有瞞怨，只蹙了蹙眉尖，看着自己哥哥的一隻腳尖，在離月台階寸把近的地方發抖。顯然他是想朝地下落步。玉芳小姐順手拖了他一把，嘴裏說着什麼，聲音含糊得像是特意不願使對方聽清楚似的。

透了口氣，她摸摸柔髮。玉芳小姐彎腰拿起了東西。胳膊在挾俄羅斯羊毛毯的工夫，一個頭上幌動着紅帽子的朝鮮漢子跑來，玉芳小姐很快的擎手擋住了搬運伙有禮貌的奪取，且用日語說了聲：『對不起！』然後，挺着她那飽滿的胸脯，衝過廢集在堆棧週遭的苦力羣，拐入那高大的堆積火藥箱的地方，所閃出的一條人行道上去了。

『你還認識這地界嗎？』玉芳小姐低低說：『過去就是咱們中國地場了——』

下水灘子。大哥——」

沒聽到應聲，朝後望了望，她立即睜大吃驚的眼睛，因為視覺裏失去了吳占奎的影子，來往除了些朝鮮旅客們一色的白衣外，左邊只有一隊日本砲兵在搬動什麼，還有來往巡迴着的幾個日本憲兵。（他們都騎在驃偉的軍用馬背上）右邊靠近岔道旁，就儘是些高過人頭的軍用堆物了。其間還夾着套雨布的野砲，套衣的馬克沁式重機關槍，柔皮馬鞍……

火車高亢的叫了一聲，玉芳小姐就急步跑回來。這時車輪開始滾動了，玉芳小姐突然發現她大哥是裹入瀾漫月台的那團兒濃霧裏了。但她前胸還是遺留着餘驚，而車尾加猛地噴放着濃霧，從她眼前隱失了。霧層隨了車輪帶起的風力，直順鐵軌飛撲着，飄散開來。

『大哥，你老是這麼叫人提心吊胆的。』玉芳小姐兩條細細的眉毛，扭結着說。
吳占奎背靠月台上的燈柱，眼睛微閉着，并腳站在那兒，一聲不響。他感覺到陽

光跳躍，大地也像飄舞在旋風裏似的動蕩，胸口有什麼向上湧，而且被黑暗而寂寞的監獄生活所磨損細弱的神經，這時也發着顫抖了，耳朵又嗡嗡不絕。玉芳小姐這時望着他那在強烈陽光中抖動的睫毛，突然覺得完全是陌生人的臉像了。在他整個身子上，找不到一點兒是她自己所熟習的肌肉和線條。高顴骨，尖下巴，雖然臉刮得光光地，却不能掩蔽監禁日子賜予他的萎縮，尤其是眉骨下給黑影罩住的那兩個深陷的眼窩，顯得怪森人。他的頭髮雖是新剃不久，并且獅子鼻型的鼻尖上輝映着午陽發亮，但玉芳小姐的印象却完全像是頂着早露的一棵枯草。漸漸，玉芳小姐感到恐怖了，像深夜窺見窗外黑影似的，既胆怯又得故裝鎮靜。

『大哥！』玉芳小姐的聲音微微有些抖：『你到底怎麼的？』

吳占奎的臉上，閃了閃蒼白的顏色，猛低頭，哇地嘔吐了些混雜的麵屑，接着有唾涎從他口角垂掛下來，像是蜘蛛垂下的絲。玉芳小姐在那工夫拍着他的脊樑。

『我迷暈了。』吳占奎迷着酒醉似的眼睛。

這時，玉芳小姐望見腰掛警刀的日本巡查，從岔道旁沿着軌道走來，一種叮噹叮噹的金屬音響着。爲了避去纏身的種種盤詢和麻煩，玉芳小姐用力扯了扯哥哥那木偶似的身子：『轉過身——你倒是伸開腿走呀！』

玉芳小姐看見哥哥睜開的棕黃色眼睛，那眼光是被黑暗的日子磨平了，又遲鈍，又空靜；彷彿貓頭鷹在大天白日的那種空靜的眼神。

現在吳占奎兩腳貼地平劈着挪動了，並且用手背揩揩嘴唇和眼睛。在他的步法上留着一種眼力看不見的東西，這東西好像攔置在兩隻腿踝間，形成他這樣有規律的挪動，花柳病患者，和這步法有些相似。而吳占奎就這樣邁着熟練的步子拐進展向車站去的沙鋪甬道上。玉芳小姐的手感覺着被哥哥握的有點痛，以致順風吹來的一股馬騷氣，她也沒法抽出這隻閒手來掏手絹，只有低頭閉住嘴，想快點越過這段風頭，這時她聽到日本砲兵們爆發着粗野的『呵哈！』搬運伙從她身側驚訝地瞅了一眼，吳占奎立刻又低下頭，不作聲地閃過去。

交出乘車證給收票員的辰光，那個掛警刀的日本巡查趕到了。

『請停一停，帶着「身份證明書」嗎？對不起的很。』玉芳小姐彎腰放下東西，巡查接着問：『這是你的男人麼？刑事犯吧！』

『不是的，巡查先生——大哥，你撒開我的手。』後一句是用中國話說的，另一隻手搬開吳占奎緊握自己手的那隻手掌，玉芳發覺他的臉色蒼白了，手也在抖。

『身體有毛病吧！須要醫生敲敲胸口。』日本巡查接過新京特別偵察機關的批文，還有另外一疊居留證等件，又向吳占奎望了一眼，不想得人回答似的說：『是這樣的——』

玉芳不作聲。柵欄外，一個毯子蒙身的朝鮮老婆朝裏探探頭，玉芳很快地向她盯一眼，那老婆連忙縮回去，悄悄走了。

『「國境居留證」也可以給我看看。』日本巡查的眼睛並沒有離開那些文件，手在急速地擇抄上面的要句，一邊說：『你知道，現在時局緊急麼？』

玉芳拉開吳占奎的身子，讓開欄外闖進來的軍用馬的棗紅色的碩大頭顱。

『什麼？』憲兵官長在馬背上還了個舉手禮。

『開釋的政治嫌疑犯。』日本巡查低聲說。

棗紅馬在吳占奎頭上噴着鼻沫，玉芳又將哥哥朝後拉了一把，讓馬蹄敲着三合土台階，響過去。

『對不起。』日本巡查鬆下臉，最後遞過『國境居留證』，『到琿春的火車，下午一點開。』

一出小柵欄門，玉芳小姐就覺得渾身輕了許多，扶着吳占奎走進輕便鐵路的候車室。讓吳占奎貼門坐下，自己面朝窗，兩手捏着衣領抖了抖，因為胸口早已經被汗浸透了。吳占奎直直望着什麼似的在想，什麼都變了，琿春也有小鐵路了——可是爲什麼這許多人，自己並沒有認識的呢？已經是故鄉了，他們爲什麼這樣寂靜？——他感覺到類乎有重大事變發生前的那種兆頭，這使他胸肺都感受到有力的

壓迫，幾乎氣都喘不出來了。他覺得多可怕呀！埋藏在這靜的深淵裏的恐怖。

吳玉芳這時望見隱約在遠遠的樺木林子、小村、陌野之間的一連串日本陸軍。塵土在林子旁飛揚着。玉芳的身子冷冷的透過一陣惶惶不安的顫慄。於是掉回頭，意思是找個熟人打聽打聽，可是靜靜的人叢裏，竟都是陌生的臉子。靠近久已沒生火的鐵爐子邊，站着高麗老頭，從那頂葶蘆織的高裝紗帽說，定是個闊氣的鄉紳。這老頭正在默默窺着吳占奎。玉芳從他背後走過去，那裏有個菜販打扮的山東跑腿子的，扭結着眉毛在抽烟捲兒的最後兩口。

『你也到琿春去的麼？』

『不，俺想到延吉，可是又不能出口。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聽說是限制人口出境呀？』

『琿春太平嗎？』

『雞蛋都買不到呀！豆芽兒都漲到五毛錢一斤了，這還供不上日本兵的買量。』這漢子抬腿踏滅烟捲兒頭，朝四下望望說。

『沒和老毛子開火嗎？』

『別說這些，小姐，剛才有人綁去了。』低低的說，並作了個機密的眼色，然後袖着手，直起腰板走開了。

玉芳木然地瞅着這漢子的背影，頓時心神無主了。像旅人徬徨在岔路口，而又當黃昏日落後似的。

吳占奎這時從陌生情景裏，發掘出新鮮東西來，一切都像含蘊着濃郁香氣的花苞似的，使他感到極大的興趣。窗外的火車、軍用馬、草地、樺木林子、山谷……以及闊別了長久歲月的陽光，都使他印了個深刻的影子。他的頭腦，逐漸從迷惑圈子裏滑入清新的思野。

直到鐘聲宏亮的噹噹響過後，吳占奎才給玉芳半扶半拖的離開這稍感興趣味

的車站。因為玉芳的一口流俐日語，在海關檢查場吳占奎也沒用解開鈕扣，就穿過走廊擠上僅有的客車了。可是這裏的車廂已經是滿塞着人身，肩頭上顯出雜亂的形色了。乘客並沒因玉芳的日語和東京式服裝而讓路，幾個朝鮮商人儘自站在排椅間，默然瞅着窗外。除了挪動東西和鞋底、木屐磨擦車板所發出的響聲，這裏沒有說笑的動靜。

用高麗綢手絹揩揩額汗，玉芳覺着進不得，貼在車門裏邊，一陣刺心的焦燥，連氣都透不出來——想推起一扇昇降窗，可是連容胳膊的空子都沒有。瞅一眼吳占奎更加厭煩了，簡直頭有點發暈。若是身邊沒有累贅，玉芳憑着一口日語，前邊那幾掛軍用車廂，還不任着自己性子挑選着坐嗎？

車開後，玉芳稍微覺得鬆快了，并立刻平心靜氣地照顧着哥哥左右擺幌的身子，極力想用柔顏悅色的舉動，不使哥哥感到一點自己是給她累贅。

——走路那種架把，又不怕羞，又不響，真丟人，可是一想到這是自己的哥哥，她

的眼睛立刻就有些濕潤，喉管一抖，於是趕快低頭摸出高麗綢巾，故意咳嗽一聲，順手搓搓那明朗而又憂鬱的眼睛。

『你不要亂幌。』一個朝鮮商人皺着眉命令。

發現這話是向哥哥說的，玉芳挺臂扶住吳占奎的峭瘦肩頭。

『你看那滿洲青年的眼睛。』日本藝妓用肘觸了觸另一個旅伴。

『是醉漢。』

『不，有肺病吧。』玉芳耳朵裏刺入這尖低微語。

然而吳占奎自己並沒有聽到這些，即使聽到這些也不懂。窗外，滿洲的山羣正把他引誘到幽遠的冥想裏。他看到被山尖阻擋住的半塊高空，是多麼憂悶，雖然是這樣高拔到雲霄，也是顯不出滿洲的特色，他覺得反而平淡，可以說都是些高堆的巨墓，因為在他記憶裏的那帶原始性的曠野縱生的林木，在這現實的週遭，都不存在了。那些成羣成片的樺木林子呢？那些傲岸雄立的赤柏松林子呢？光禿禿地，多麼

貧弱呀！在這裏只有幾千年來飽受風雨侵蝕的蒼老岩石的殘餘，還在露着赤裸裸的烟黑的面孔，那是滿洲憂鬱的標記。吳占奎默默望着，山羣漸漸不見了，猛然又出現在窗前，折斜過身子，山峯極迅速地閃過去，車廂激烈地震動了一下。

這時玉芳睜大了恐怖的眼睛望着，被踢開來的客車門，那兒蜂湧地擠進一羣高聲亂嚷着的日本陸軍，人羣裏立刻爆發了巨大的騷擾，有些譁然高叫了，這裏夾着女人特有的尖呼，接着小孩子激烈的啼哭，所有的人，完全站起來了。

『什麼事？』朝鮮漢子在玉芳鼻尖前跳起來。

『擠死小孩子了呀！你這個牯牛。』

『這裏有病人。』玉芳用日語高喊，并像母雞展開翅膀似的伸開兩臂，護住吳占奎的身子。

人羣激烈地喧叫着，扭打成一團。在火車隆重的雷響中，飄泛起零碎的咆哮：『我搗斷你的胳膊。』

『一定露西亞軍截擊了。』誰用日語說。

『打開玻璃窗跳下去快。』

大量濃烟衝門狂舞着灌進來。

火車急劇地開始飛駛了。旅客東倒西歪的，彼此撞跌着撕扯着，車廂也激烈地震抖起來。

迷眩又在侵襲吳占奎了，於是他拚力抓住車窗上掛帽用的彎釘，大豆壠、高粱地像無數巨蛇似的朝後撲去，山也倒塌在車後似的，他覺得心臟輕輕飄到胸口了，吳占奎把眼睛深深埋在睫毛裏，他聽到身後霹靂般爆響着炸裂聲。

『火，火呀！』

『關上門，擠死了。』

『不能再進來了。』一片亂喊。

酸鼻辣眼的濃烟塞滿了空間，咳嗽聲在玉芳四遭爆響着，她望見護路警揮着